

菲莎文萃 第88期

总顾问： 娅弦  
 顾问： 林楠 沈家庄 微言 程宗慧  
 主编： 冯玉  
 副主编： 陈良 刘明孚 靖莲英  
 编委： 林丽萍 周保柱  
 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 联合主办  
 加拿大中华笔会

# 小米

文 / 微言



我说的这个小米，可不是手机品牌。它就是我们老祖宗最早培育的谷物“稷”。

稷作为粮食作物的名称，现在恐怕已经没人使用了。但它和社字组成的词组——社稷，应该就还有许多人耳熟能详的。社，指的是土地；稷则是百谷之长（谷神），可以泛指粮食。有土地，有粮食，这是一方人民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所以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但是我谈小米——实际是“稷”——“粟”——谷子脱壳以后的名称——并没有忧国忧民那么“高大上”的情操抱负，我单纯是从“吃货”的角度想到了它。

话说今年春节期间，我病倒了。头痛发烧39度多，外加痰咳、脓鼻涕，两天水米不打牙，体重骤减两公斤。看了急诊，医生也只是司空见惯的一句：流感，回家喝水吧。不过跑了一趟医院，也许是心理因素，也许是泰诺起了作用，也可能病程就是如此，第二天早晨头痛好了许多，也有了一点食欲。我就躺在那里想啊：吃点什么呢？汤面条，卧个鸡蛋？好像有点腻。大米粥，小咸菜？好像有点素。尤其那大米粥，想想就寡淡的很。想来想去，忽然想到：小米粥。

小米这东西，作为粗粮，现在吃得少了。虽然养生学认为吃点粗粮有益健康，毕竟口感没那么好。其实小米的营养相当丰富，但具体怎么丰富，这个就由营养学家们去讨论吧。我只记得，我下乡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一个人到一个小村庄的连我只有两个老师的小学校教书，一连吃

了半年的小米。虽然缺油少菜，但身体各项机能出奇的好。说句不怕笑话的话：连拉的屎都娇黄油亮的。我想，这就是小米的功劳。

其实在我下乡那个地方，那个年代，小米已经算是“细粮”了。一般社员家也不是经常能吃的。我曾经和朋友们聊起过吃小米的好处，可他们觉得，小米也就能煮粥，煮饭的话又硬又散。这倒也确实如此。不过我下乡那地儿的老乡们另有解决的办法。他们没人拿小米煮干饭。他们吃小米，通常都是做成捞饭，且常常用来待客。后来，我妈妈也学会了。

小米捞饭，我虽然没有做过，但看妈妈做过，那程序，还依稀记得。

做小米捞饭，先要像煮粥一样放一大锅水，把淘好的米放进去，大火烧开，然后像熬粥一样熬起来——不过这时用多大的火，我就不是太清楚了。等到熬得米汤有点链糊（当地方言，有点粘稠度）了，小米也煮得胀开了——这个火候是要拿捏的，否则会影响捞饭的口感质量——就用笊篱捞出来，用盆装上或直接放到铺了屉布的盖布上上锅去蒸。那捞完小米剩下的米汤也不浪费，可以用来烩（当地方言，类似炖）茄子、豆角、土豆。那时农村用的都是8印、10印（指锅的口径）的大锅，煮饭做菜都是一个锅。蒸小米捞饭时，就用那原来的米汤，把要烩的菜切好放进去，撒上盐，上边放个盖帘，盖帘上就是要蒸的小米捞饭，再盖上锅盖，加火烧起来。等到估摸菜该熟了，停火开锅，暄腾腾、黄灿灿的小米捞饭就可以上桌了。因为小米的油性大，虽然没有放油，那小米米汤炖的土豆、豆角、茄子也同样香喷喷，格外可口。

你听我说的热闹，但这也可能只是现实版的“珍珠翡翠白玉汤”，所有这些美好的记忆，都只是那个物资匮乏年代的一种条件映射。放到顿顿厌梁肉的今天，那无肉少油的饭菜可能没几个人吃得下去了。不过对于卧病在床的我，小米煮的粥是我现在唯一想吃的东西。而且如果有机会，我还真想回到当年下乡的地方，请老乡再给我做一顿小米捞饭。这算不算也是一种乡愁？

只怕那里的老乡现在也不吃小米捞饭了。

# 东方人

文 / 心水

在经济衰退的冲击下，维州墨尔本东南区一家煞车系统及离合器工厂 (Repco)，解雇了四百五十位员工，第一车间的品质测量工具库四位职员，如今只剩下马利主任。

我从第二车间的资源中心被调去工具库，马利瞪着那双湛蓝的眼睛对我作全身扫描，仿佛是面对外星人似的惊奇。这么不礼貌的洋人就要成为我的上司，心里没来由地冒起一股怒气。反瞪他，胖嘟嘟地挺着个啤酒肚，三十来岁的青年把不可一世的神色统统溢泻在五官上。他勉强地伸出手，我恶作剧地向他双手抱拳为礼。完全是武侠小说方式的见面作风，他装着笑缩回肉掌，开口时像喃喃自语：

“劳伦斯 (Lawrence)、劳伦斯！你原来是个东方人，为什么又会叫做劳伦斯呢？”

“东方人叫劳伦斯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没什么，不过他们告诉我派一位能干的劳伦斯来，我完全没想到会是东方人。”

“要是你不高兴，我可以回到资源中心，那边也忙不过来呢！”我心里的气已经涨满，真想转身而去。

“劳伦斯，我没那种意思，只是担心你的英文，原来你都会听会讲。OK，欢迎你！”他又伸出手，我装作没看到，只管展开脸上肌肉，对这种人，皮笑肉不笑的也顶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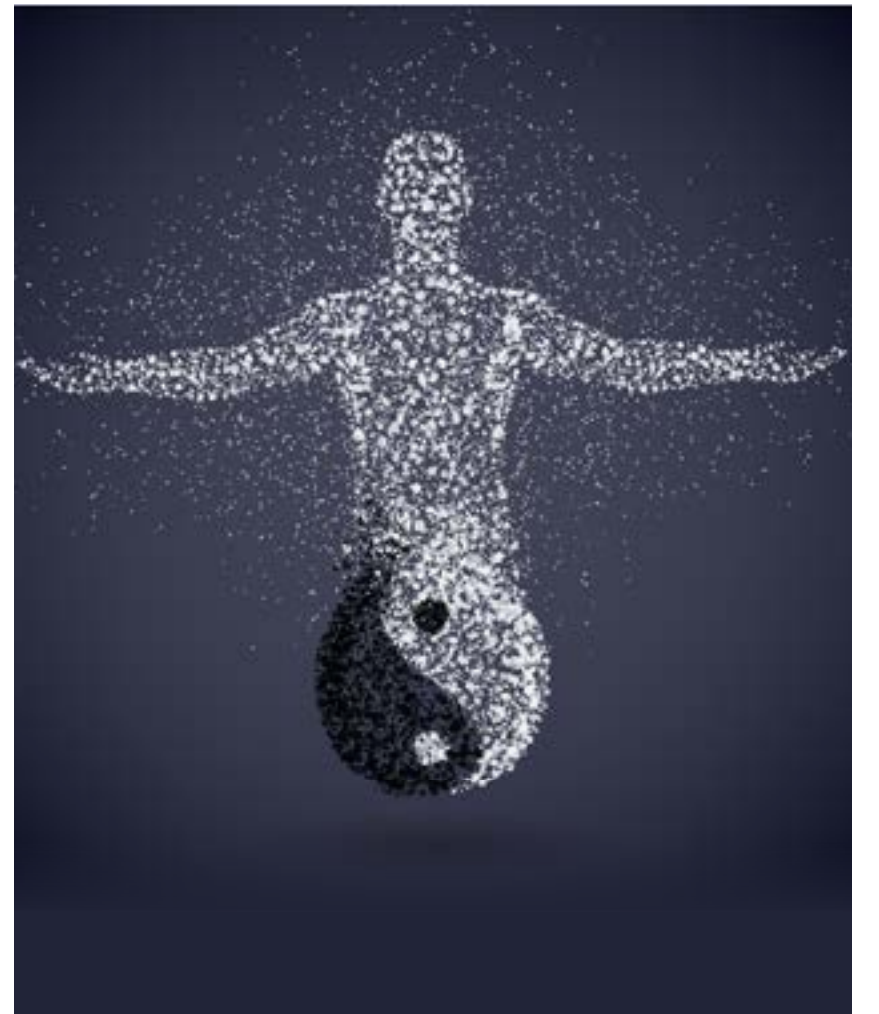
“这个工具库收藏超过十万件各类大小不一的测量品质的用具，全厂的技师、工程师、品质中心都会来这里借用和退还。以前是四人分工，现在只有我们两人，工作忙，但千万不能出错；假如你把测量器放错到另一个地方，也许就永远也找不到了。”马利滔滔不绝，用那口道地难听的澳洲腔，像在显示心底自以为是的优越感。

一排排高到天花板的铁柜，比中药店放药的千百个小抽屉多上好几倍，走进迷魂阵似的，抽屉外都编了号码。那些千奇百怪从未见过的测量品质工具，从针那么细小到重达十公斤的整块黑铁，全像冻尸般的停放在大小抽屉中，一点生气也没有。



## 作者简介

微言，本名何显，原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96年移民加拿大。03年开始撰写时评，后兼及诗歌、散文的写作，有诗词文论选《青草集》一卷出版。主编加拿大大华笔会会刊《作家文苑》和《文苑诗坛》多年，现为加拿大大华笔会荣誉会长；曾参与创建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暨创办会刊《菲沙流觞》；为创会副会长。



来到工具库的技师、主任、工程师们，对我这张新面孔倒是客客气气。不管他们的职位有多高，要我服务等也等于有求于我；起初那几天，也难怪为了他们的耐性。从电脑查出了编码，在迷魂阵里却遍寻不到？胖子马利幸灾乐祸似地自己伏案抄写，我就是不肯求他，唯有向来人道歉。后来我利用午餐时间，按照仓库内划了一张平面图，哈！这方法立竿见影，电脑的档案一出现，再快速瞄一眼绘图，然后准确无误地走进抽屉所在。以前大排长龙的队伍，因为我开启了迷阵方法而消失了。两个星期后那张平面图也被我扔掉，整间仓库的位置已经存入我的脑袋的记忆档案啦。

马利很少开口，那对蓝眼珠却如监视机的镜头，冷冷冰冰地瞧着我，我对他就视而不见。星期一是最忙的日子，不巧电脑又发生障碍，工作几乎停顿。工程师们苦着脸，对那些最急用的人，我试着耐心的在抽屉中为他们寻找要用的工具，幸运时也会给我寻觅到。马利脑子里没有存留任何档案，他根本不相信没有电脑的指示而能找到工具？但我以事实向他证明，



只要肯做，人脑也会发挥许多作用。他不懂心算，在四则数和双位数的加减也得靠计算机，这方面他就不能逞强。我在没有计算机的时候依然可以用笔算和心算做好工作，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洋人未免大惊小怪。

他在电话中告诉别个部门，将派一位“东方人”去把图表取回来。马利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向别人强调我是“东方人”，可惜附和他的其他洋同事几乎没有，每当我出现，都是被他们称呼为劳伦斯。他们眼中没有存在任何有关我外形的黑头发黄皮肤的那一人种。充满歧视狂的马利恰恰相反，无视于我工作上的表现，独独由于不能容忍亚裔的到来，而深深不愤我这个“东方人”居然能成为他的同事？对他那份无聊我以阿Q精神一笑置之。

九点半用早茶小休十五分钟时，我捧着六百多页厚的中译版长篇小说《丁香与肉桂的女郎》津津有味地读着。马利望到封面的裸体漫画，笑着说：“Hi，东方人！你原来喜欢看黄色小说？”

我将书合拢，指着封面外葡萄牙文的原书名 *Gabriela, Cravo e Canela* 问他：“你不懂是吗？这是巴西的大作家 JORGE AMADO 的文学巨著，不是你脑中的污秽东西。”

“东方人你怎么会看巴西的名著？真想不到你是看文学小说。”  
“马利，我有名字为什么你老是要叫我东方人？”  
“你本来就是东方人嘛！”  
“你是什么人？”  
“澳大利亚人啊！”  
“呸！你是爱尔兰人，根据你所说的“本来”，澳洲人就只是原住民。从现在起我就叫你爱尔兰人，喂！爱尔兰人，你们的大作家 JAMES JOYCE 写的《都柏林人》有读过吗？”

他迷茫地摇摇头，然后说：“我的祖先是爱尔兰人，我在这里出生，我是澳洲人，你从东方来，你不是澳洲人。”

“爱尔兰人，我十年前就已宣誓成为澳大利亚公民了，法律上我早已是澳洲人。你因为我是亚裔就不承认我是你的同胞，这是犯了歧视。”

他瞪着我，咬着唇，指着我的书说：“你和我们澳洲人根本不同，你看书册是中文，每日吃中国菜，只能算是在澳洲生活的东方人。纵然是用澳洲护照也不能改变你是东方人啊！”

“我绝不以东方人为耻，但讨厌你叫我东方人。爱尔兰人，你就算在此出生，也改变不了你的爱尔兰血统。只不过你祖先们比我早来，我内外孙辈也将在此地出生，一样有东方人血统，难道也成不了澳洲人吗？”

“这里本来就不是你们的地方啊！”

“难道又是你们的地方？你们白人老叫喊我们不效忠澳大利亚，不投入社会，你们要先教育自己，改变自己的心胸。你完全不肯接纳和包容其他族裔，然后又责怪新移民们不认同这个国家？像你，永远看到我的外表，东方人在和你工作时，有哪一点令你不愉快？”我心中已完全忘了他是上司。

“劳伦斯，我说不过你，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东方人。”  
“马利！”我伸出手，他也把肉掌递至，我说：“你终于肯叫我的名字了，我才和你握手，知道吗？爱尔兰人。”  
“我是澳大利亚人！”马利郑重的向我强调。  
“我也是澳大利亚人！”我的声音也极严肃。

已颇久没听到他在电话里提及东方人，经过那次交谈后，他渐渐地喜欢和我聊天。我也把自己海上逃亡经历告诉他，对于从没经过战乱痛苦的幸运儿，在知道了我投奔自由、怒海余生及过去苦难后，他再也不像先前那般歧视我，很礼貌地问：

“请告诉我，为什么你会叫劳伦斯？”  
“年轻时在教堂领洗，神父给我起的圣名，你以为我是耍冒充洋人吗？”  
“挑选人时，说真的是因为你的洋名字，我才让你来。”  
“哈，谁知道却是个东方人。你后悔吗？”  
“不，这几天我和总经理商谈了好久，要把你留下，可是没法子。六、七个单位都缺乏人手，至少有四个部门主管都在争取你去，我不知道你离开后，这里怎么办？”马利闷闷不乐，我也没啥好说，反正在哪一部门和谁共事都一样。

终于被调到品质控制室当经理的助手，中午在餐厅遇到马利，他总笑吟吟亲热热地迎上来和我握手，并介绍他身边的同事：“劳伦斯，是我以前的好伙伴！道地的 AUSSIE！”（澳大利亚人简称 Aussie）

“不叫我 ORIENTAL MAN 了吗？”（ORIENTAL MAN= 东方人）  
“NO!NO!WE ARE AUSSIE!”（不！不！我们都是澳大利亚人！）



#### 作者简介

**心水**，原名黄玉液，祖籍福建厦门翔安，越南湄公河畔巴川省诞生。因原居国排华，于一九七八年八月携妻子婉冰及五名未成年儿女，从华埠堤岸（胡志明市）投奔怒海。海上漂流十三日，沦落荒岛十七日后获救；与其他难民被印尼海军载到临时营地，翌岁三月获澳洲收容移居墨尔本。已出版十二部著作，包括两本长篇小说、四册散文集、四部微型小说与两本诗集。共获澳洲、英国、北京、台湾等地区颁发十六项文学奖。二零一八年九月获悉尼“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颁：“澳华文化界杰出贡献奖”。二零一零年创立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现为名誉会长，国际潮人文学艺术协会名誉会长。中国风雅汉俳学社名誉社长。长篇小说《怒海惊魂》英译本与杂文集：《散沙族群》待新冠疫情消失后将出版。

## 随笔二题

文 / 南山

### 一、离别

回国，最难过的就是离别。母亲不舍得我离去，只得转身偷偷拭泪。坐上飞机，心情总是十分沉重。想起这些，夜阑人静时，总有千言万语无从诉的无奈。

小时候吃饭，总爱抓着筷子最高那端。母亲老念叨，说是筷子抓得高，会离家很远。为了怕离家远，我从此不敢抓筷子的尾端。

长大些后，算命师告诉母亲：这孩子很独立，将来会离家很远。我不知道母亲听到这句话是什么滋味？独不独立都好，重要的是，孩子要离家那么远，独立又有何可喜的呢？

后来到高考，填的志愿都是本地的，随便填了个省外的却真到了外省上学。那时就 16 岁多点吧，坐两天两夜的火车，凌晨 2 点零三分到郑州还要转车。

毕业又分到外省工作，一晃眼再回到故乡已是快 30 的人了。娶妻生子，算是安安定定地生活了些年，却又发神经似的飘洋过海，从此更是几年才能见上一面。说来我的独立只是徒添了自己远飞的力量而已。

就这样，年已不惑的我又成了个离家很远的孩子，生活在坐飞机要十九个小时才能到的国家。

和年轻时所不同的是，自己也已是有了孩子的人，由此懂得了母亲的那份牵挂。因为望着自己的孩子，别说是离家，刚来时就连让他到公园去玩都不放心、不舍得。当初母亲是经过怎样的锥心之痛，才能含笑送我们出门？我现在终于明白了，那是一种爱，一种不用情感去捆绑约束的爱，一种可以全然放手的爱。

在这里，我见到许多离家很远的孩子，我们都想念家乡，想念亲人，但这股思念如潮水般会涨会退，熬过了就没事。我们像支箭一样必须往前冲，顾不得那么许多，要生存就要大步跨过它。乡愁是跟生存无关的事。也许我们是注定要离家很远的孩子吧？选择摆在眼前时，我们拿到了开往最远处的单程票，命运的召唤来了，不可能不出发！



现在轮到我希望着一双青春洋溢的眼睛了，再过几年，当他要我准许他离家千万里时，我放不放开手？我的爱能够到达母亲曾经的那种境界吗？我很存疑，也很渴望那一天不会到来。希望我的孩子不会是个离家很远的孩子，希望他的梦想，不需要远渡重洋才能得以实现。

### 二、珍重

人一生呆在一个地方会是怎样一种状况和心情呢，于我，从半成年开始，除了故乡昆明，在每个城市的生活总是四、五年的光景。现在看来，也许，温哥华会是个例外。一直在路上走着的人，大凡如我这样的，愈来愈少去想自己要在哪里结束，愈行愈珍重成了一道护身的符。

今年的樱花开得比往年迟，却比往年整齐，早季、中季和晚季的花难得有些交错。本来一直寒冷的天气突然晴朗起来，不过是连着几日的回暖，就已催得春日明媚，百花齐放。周围一条条在冬天平淡无奇的街道，转眼就生动起来，让人流连忘返。时节是多么奇妙的东西，说来就来了。

满眼新绿，遥想故乡已是初夏，想到从前回家时，一颗本来在异乡已然麻木的心，在故里被活生生唤醒，一根根钝了的旧刺，像是沐浴春风般生出利针，伤了人。如今年少时近乡情怯的心，我已经体会不到。所有的情，都在岁月中柔软了，剩下的愈来愈少。或许都是这样吧，从最初几年的飘摇不定，到慢慢体会回不去的点滴心情，再到一份坦然，于是明白，根已经被完全拔起，人又重新活了一遍。



#### 作者简介

**南山**，本名王少杰，昆明人，居温哥华近二十年。自幼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和楹联，隐于各诗社、论坛之类多年，作品散见于网络上。毕业于理工科，然诗词功底深厚，优秀作品频出，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 节气诗二首

文 / 郑南川



## 大雪

十二月的雪地里  
松鼠是  
洁白纸上的几块石头  
飘雪了，露出脸，又躲藏起来  
那一天石块忽然不见了  
妈妈说，是因为  
大雪

## 雨水

冬天写了一封祝福的信  
留给天边，一个个字  
都是温柔的雨露  
爸爸说，二月千万不要打伞  
落下来的就是春天  
和生活的  
滋润



### 作者简介

**郑南川**，现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加拿大华裔作家、诗人。世界汉学会加拿大分会会长。加拿大华文著作独立发行人。主编和发行《人》文学著作，华文作家作品选《岁月在漂泊》等六部。个人出版著作，英中文双语诗歌集《一只鞋的偶然》，诗歌集《堕落的裤裆》《我和“我”的对话》《诗歌里的别墅》和《A Life Mailed Out》。中短篇小说集《跑进屋里的男人》《失忆之后的记忆》《窗子里的两个女人》，微型小说集《琴和她的妮西娜》。非虚构作品文集《在另外一个世界死去》。文论集《郑南川文论集》（印象-记录-评论）。在加拿大、美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等地出版。

# 节气诗二首

文 / 余志成



## 惊蛰

是何处是何因  
惊腾起一声雷鸣  
是时节的某个侧面  
还是时空的凝固域境  
这一声远古而至  
伴春风疏理感应  
随万物净化心灵  
是生命如初  
是高擎热情  
是雷声下的苏醒  
年复一年的大地之音

## 夏至

风吹过了沙滩  
留下自己的语言  
后浪推动前浪  
一路欢腾奔涌向前  
春季走了留下彩色外衣  
夏天赶来快马加鞭  
也许你读懂了风沙的语言  
也许你对翻滚的波浪爱恋  
也许春归你的面对不是伤悲  
也许夏至你的热情更坚  
跟生活握一握手  
跟日子聊一聊  
推开窗笑对疫情袭击  
阳光下我们不再抱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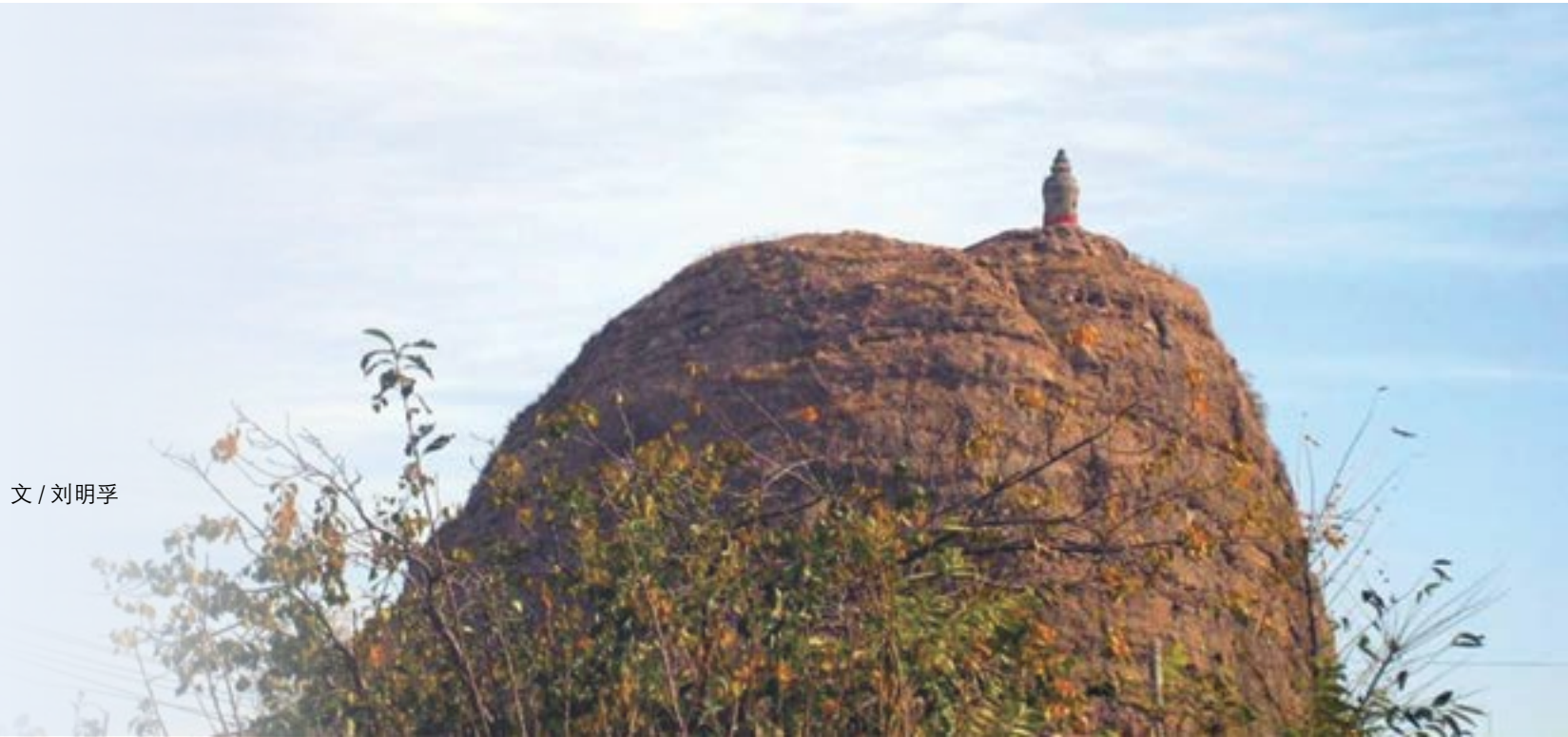


### 作者简介

**余志成**，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现代领导》杂志副总编兼首席记者。是一位云游记者，是一位行吟诗人，也是一位策划师，策划主编了七十多部著作。其作品获《诗刊》《文学报》《新民晚报》等全国性报刊多种奖项；作品入选三十余部诗集。著有诗集《黄昏肖像》《散步森林》，报告文学集《领导者星路》等。

# 故土情结

文 / 刘明孚



## 望儿山

回家的车行驶在沈大线上  
我情不自禁地瞭望  
盖州的望儿山

山上的望儿塔  
顷刻间就把我带入  
一个古老的渔村

盖州的海岸边  
有一个母子相依的渔家

儿子每天出海捕鱼  
妈妈料理家务和田园

每天妈妈都按潮汐的时间  
备好饭菜  
等待儿子捕鱼归来

一天海上起了风暴  
儿子没有归来

渔村的人都会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从此妈妈每天瞭望大海  
坚定的相信和等待  
儿子的归来

难道渔船漂游太远  
在海边望不到？

妈妈就每天登上后山顶  
向海洋瞭望  
天天如此风雨不误

不管儿子漂到哪里  
我一定要等他回来

数十个春夏秋冬成了以往  
妈妈天天站在那里瞭望

瞭望着瞭望着  
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两眼瞭望着沧海

我的眼睛模糊了  
在泪花的三棱镜中  
我见到家乡浅海伫立的窟石礁

也见到日夜瞭望的鼓浪屿

“下一站，邵家村”  
乘务员在喊站把我从沉思中  
唤了回来

我下了车，向家望去  
妈妈正伫立在街门口  
向我望来

## 窟石礁

自从我记事  
海上的那个窟石礁  
就一直伫立在那里

退潮了，孩子们  
爬上你的脊背  
进入你敞开的心胸

你每天都在盼着这个  
开心的时刻

涨潮了，汹涌的浪涛  
淹没了你的腰  
冲入了你的胸膛

几只海鸥  
落到你的头上  
打开高音喇叭

他们是在赞美你的温柔吗  
还是为你被淹而鸣冤呢

一定是赞美你的温柔  
白鹭也到你肩上筑巢育雏  
是奔着你的温柔而来的

记入史册的达尔文拱门  
倒塌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  
被海水淹没了

即使有一天  
你也要休息了  
躺在海水中安歇

在我心里  
你永远是那  
巍然伫立的  
窟石礁

### 作者简介

**刘明孚**，大连人，现居加拿大，动物育种与遗传学博士。现任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加拿大大华笔会副会长，文思移民与多元文化服务协会理事。并任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和加拿大大华笔会会刊《菲莎流觞》《菲莎文萃》《诗梦枫桦》《加华文苑》副主编，《新诗潮》编委。作品数次获奖并入选 20 余部诗文集。

